评论集

重建英雄叙事

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2008年卷

傅逸尘／著

傅逸尘

作家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序：重整山河待后生

朱向前

不论你承认与否，也不论你持什么样的批评态度，“80后”作家在新世纪之初已经成了气候却是不争之事实。换句话说，“80后”作家已经以一个创作群体的面目出现在当下中国。那么批评家呢？是否也有一个“80后”批评家群体呢？答案是否定的。因此，对傅逸尘及其文学评论我就特别地关注。一方面是他在读本科的时候就表现出了批评的天分与才华，从军艺文学系2000年招收本科生以来，能在《文艺报》、《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小说评论》、《山花》等重要报刊发表大量评论文章，傅逸尘是仅见的；另一方面是他在当下文学娱乐化、欲望化叙事泛滥的背景里，坚持主流价值观的表达，执著于军旅文学的批评，积极探索并建构军旅文学的写作伦理，且显示出了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称的“老到”。可以说，傅逸尘确实让我眼前一亮，凭直觉，我认为这是一个可造之才。2007年年初，在一次饭局中，我曾对傅逸尘预言过，三至五年，汝必成大器，成为著名军旅文学评论家。仅仅过了一年多，此言犹如在耳，我的预言就初见成效，而且比预期的还要快。作为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2006级在读硕士研究生，年仅二十五岁的傅逸尘高票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8年卷，而且平了该丛书最年轻入选者纪录（此前是石舒清和舟卉），可喜可贺。著名评论家雷达在书稿审读意见中说：“这是一位很值得重视的评论新人，80后，文学硕士出身，却已发表了大量文章。真诚，坦率，视野开阔，其中对新时期以来军旅文学的研究、对话；对现实主义的阐发；对‘英雄话语’的思考，均有探索意义。第三辑中对曹文轩、张者、莫言等人创作缺失的批评，敢于直陈己见。整体看来，书稿有锐气，有新见。”这样的评价，对一位刚刚涉足文学理论批评的在校学生，可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为了发现和培养理论评论人才，也作为研究生教学的一种探索和补充，2005年，我开始在军艺文学系创办“红星论坛”。傅逸尘以本科生身份参加了论坛活动，但他的批评既有个人锋芒，又有学理分析，

常有独特而新鲜的发现，且极富文学激情。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总是以当下意识形态、思想学术及文化文学作背景，使其批评有着厚重的历史与广泛的现实作依托。他不试图去进行时尚的“另类”表达，而是在历史与现实的融合中，寻求文学本质的皈依之路。不作泛泛之论，亦不拘泥于一隅，而总是努力地寻找自己的批评视角。这方面在我俩之间展开的一系列文学“对话”中表现得极其充分，我几乎感觉不到我的对话者是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

作为刚刚出道的“80后”批评家，傅逸尘让我和雷达及诸多编委惊讶的是，他居然深谙批评之道的破与立的关系，尖锐却不偏激，还特别重视建设。傅逸尘选择了军旅文学作为自己文学批评的主攻方向，在我看来，军人的责任感当然不可或缺，但更重要的是，他发现了军旅文学，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军旅长篇小说的思想内涵与他所要表达的崇高与理想、民族与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完全可以承载他建设性的文学观念与价值观念。傅逸尘的独特与敏锐在于，他及时窥见了当下文学及精神状态的本质，即，当世俗化、欲望化叙事充斥的时候，必然会带来理想及信仰危机、价值观念与生命意义虚无、心灵与情感失重；因此，倡导崇高与理想、民族与国家核心价值观非但不是“左”的复活，而且必定会激活沉淀在人们记忆深处的文化传统，从而产生新的生命力。傅逸尘根据军旅文学独特的题材与内涵，以“重建英雄叙事”为旗帜，将军旅文学上升到“伦理”的高度。既突出了军旅文学理论批评的主流表达，又表现出了一种宏阔的思想文化视野。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方法，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军旅文学创作的唯一方法，而且几乎成为军旅作家的集体无意识，其中的意识形态属性与政治语境无疑束缚了军旅文学在更为广阔的空间的发展与探索。傅逸尘在对半个多世纪的军旅文学进行细致梳理后，以更为广阔的文学背景为依托，提出了军旅文学“开放的现实主义”观念，强调新世纪的军旅文学应该在“技”与“道”的融合及更为广泛的兼收并蓄中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一观念对军旅文学具有理论与创作的双重价值与意义。傅逸尘还强调守望生活“现场”的有难度的写作，这一点

可以说是当下中国文学与中国作家正在追求的文学理想与写作姿态，也是中国作家最为紧要的文学立场与写作伦理。这是克服“大师”数量不断上升，优秀作品却难以寻觅的有效方法。“有难度的写作”对中国作家而言，不仅仅是对“文学性”的强调，更重要的是对作家思想与哲学高度的要求，这是当下中国文学最为匮乏的品质。除此而外，傅逸尘还对当下长篇小说创作中的伪现实主义倾向进行了尖锐批评，是否准确不好下结论，但是我和雷达都认为，敢于直陈己见，坚持自己的文学标准和文学追求，正是当下批评界的缺项。总体而言，傅逸尘的文学批评紧贴中国当下文学现象与作家作品，尤其是军旅文学现象与作家作品，以其真诚的批评态度，执著的批评精神，敏锐的批评目光，为新世纪军旅文学的繁荣与发展所作出的努力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当然，距离我的期待还有相当的差距；但他已经迈出了重要而坚实的一步，那个目标还会远吗？

傅逸尘企图在泥沙俱下、众声喧哗的文坛发出属于自己的一点微弱但却真实的声音。批评伊始，他便将文学批评视为一种不折不扣的艺术，一种具有独立品格、自由思想、优美文字、激情飞扬、灵感激荡的富有创造性的文体。他认为，文学批评作为一种自由的艺术，意味着它把文学当作认知的对象，从中有所发现、有所思想、有所创造。作为真正的批评家，必须坚持高贵自由的文学批评与精神立场，否则，就是伪批评。傅逸尘坦陈：“真正的文学批评从来都不应该成为作家作品的附庸，真正的文学批评从来都不应该伴随着文学的堕落而沉沦，真正的文学批评应该引领着文学的发展、预示着未来的方向，真正的文学批评应该秉承着对文学的热爱和对人类的关怀，超越功利、探索艺术的真谛、阐发文学的价值，建构一个属于文学与批评自身的温暖、自由、高贵、和谐的公共场域和精神家园。”这是一位年轻批评家让我感动的心声，也是支撑他未来孤独寂寞的批评生涯的理想与精神，不能不让我对他的未来充满期待。

傅逸尘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当然还有不少缺陷与不足，比如：未来应加强艺术的感受力，尤其是艺术直觉和感悟，这对批评家是极为重

要的；傅逸尘较为擅长把握宏观现象解读，但还要强化文本细读，进入到作品的深处细处，达到抽丝剥茧般细腻的程度。要言之，傅逸尘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还应该注意四个平衡：即宏观与微观的平衡；现代文论与传统文论的平衡，西方化与本土化的平衡；语言表达的理性与感性的平衡。中国现代以来经典的文学批评多出自作家之手，以感性见长，这种文章似乎总是更有生命力，这是否是更高的一层境界，都值得后人深思。

傅逸尘评论集入选后的一天，我们再次聚首把盏，既为他未来文学批评的锦绣前程，也为军艺文学系的军旅文学评论在断档多年后终于后继有人。从军艺文学系创办至今，二十多年来，在文学评论这一行当里，在我和傅逸尘之间隔着一个长长的空白带，这不能不让我们为这棵不可多得的评论家苗子倍感欣然。而欣然之余又不免遗憾，新世纪的军旅文学应该说是取得了相当优异的成绩，以长篇小说为标志，掀起了中国当代军旅文学的“第四次浪潮”，在本应更为繁荣的军旅文学批评道路上，却只有一个年轻批评家的身影孑然前行，令人陡生怜惜之情。军旅文学事业在呼唤新人，军旅文学理论批评更期待来者，希望有更多像傅逸尘一样的青年才俊投身到军旅文学理论批评事业中来，为新世纪军旅文学的兴旺发达一试身手，大展鸿图。

“江山代有才人出”，“重整山河待后生”。愿傅逸尘借入选“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东风，平步青云，再上层楼。

戊子初夏于京西黑白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第一辑　当代军旅文学的现实主义主潮 1
裂变与生长 5
“强健而充分”的现实主义 29
爱国主义、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宏伟交响 36
军旅文学八十年：“三个阶段”与“四次浪潮” 46
新世纪军旅文学：坚守与突围 57
直面现实与呼唤英雄 63
军旅小说要警惕快餐化 67
第二辑　守望生活“现场”的“有难度的写作” 72
军旅文学：精神立场的执著坚守者 72
守望生活“现场”的“有难度的写作” 75
颠覆“高雅”与“通俗”二元对立模式的军旅长篇小说 79
战争题材文学：重新回到正面描写战争中来 85
换一种调式，唱出大真之美 89
在超越中建构军旅文学批评 91
对峙：在倾斜的棋盘上 100
《长征》：史诗精神的回归与重建 111
英雄话语的重建与悲剧精神的烛照 114
为军旅生活的“存在”作证 119
第三辑　新世纪小说研究 121
城乡二元对立背景下的人性探索 121
苍白的写意与病态的知识分子私语 131
诗意的现实主义与颓败的精神家园 136
虚伪而矫情的“泛私语化写作” 146
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还是作者的权利？ 155
“超越性”的历史叙事 162
危险的欲望化叙事 171

辑外篇 176
并不遥远的绝响 176

第一辑 当代军旅文学的现实主义主潮

裂变与生长

——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论纲

引言

军旅长篇小说在新世纪之初的几年里硕果累累，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准，收获了一大批精品力作。柳建伟和徐贵祥在茅盾文学奖评奖中的双双折桂不仅标志着中青年军旅长篇小说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崛起，更凸显了军旅长篇小说在新世纪中国文学版图中的显赫地位。进入新世纪以来，军旅长篇小说无论是在作家队伍的构成、创作观念的更新、美学风格的流变，还是在题材内容的扩展、形式技巧的创新等方面都发生了显明而剧烈的变化。相较于上世纪“90年代军旅长篇小说”略显沉寂、封闭的状态，“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无疑正在经历一次全方位的转型。然而理论批评界的关注视点总是过分拘泥于少数著名作家及获奖作品之上，这样管窥蠡测式的阅读、评论既无法敏锐地发现“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创作中新的生长点，也无法及时地廓清“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的理论边界。而过往的文学史写作对军旅文学的研究命名因其意识形态色彩的过分强调而在相当程度上遮蔽、割裂了军旅文学的“文学性”和整体景观。因此笔者提倡以“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这一全新的理论命名对新世纪之初的军旅长篇小说进行整体研究和现象解读，以期构建一个可以涵盖军旅长篇小说创作整体、评论军旅长篇小说发展趋向的全新的理论视界和研究平台。唯其如此，才能对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延宕而来，以军旅长篇小说的繁荣为标志的“中国当代军旅文学的第四次浪潮”⑴进行实时监测和准确定位；唯其如此，才能对正在发展变化着的“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作出及时的评论和清醒的判断。

笔者之所以要提出“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这一概念并提倡进行“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研究”，大致基于如下文学事实：

首先，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的生态环境较之“90年代军旅长篇小说”发生了显著变化。2000年至2006年，短短七年间，新世纪军旅

长篇小说已经积累了大量的作品实绩，都梁的《亮剑》（2000），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2000），项小米的《英雄无语》（2000），朱秀海的《音乐会》（2001），衣向东的《一路兵歌》（2001），马晓丽的《楚河汉界》（2002），王海鸽的《大校的女儿》（2002），庞天舒的《白桦树小屋》（2002），中夙的《士兵志》（2003），周大新的《战争传说》（2003），徐贵祥的《明天战争》（2004），李镜的《女兵营》（2004），王玉彬、王苏红合著的《惊蛰》（2004），郭继卫的《赌下一颗子弹》（2004），刘健的《战士》（2004），李西岳的《百草山》（2004），徐贵祥的《八月桂花遍地开》（2005），方南江的《中国近卫军》（2005），张者的《零炮楼》（2005），阎欣宁的《中国爹娘》（2005），刘猛的《狼牙》、《冰是睡着的水》、《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2005），丁旸明的《悲日》（2005），温亚军的《鸽子飞过天空》（2006），柳建伟、杨海蒂合著的《石破天惊》（2006），何亮的《兵词·1970》（2006），徐贵祥的《高地》（2006）等⑵，几十部有分量的作品使我们正在经历一场中国军旅文学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如此丰富和立体的文学景观在新世纪之初得以昂然耸立于中国文坛，我们甚至用“丰收”和“繁荣”这样的词汇都不足以形容军旅长篇小说所取得的辉煌成绩。尽管单纯的统计学数字并不能证明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的实际成就，尽管“数量多，质量不高”已经成为当今中国长篇小说的集体症候，尽管上面列举的军旅长篇小说作品在整体质量上参差不齐，但“数量多”与“质量不高”之间本不存在因果关系和逻辑必然。我们或许早已习惯了军旅文学无人喝彩的尴尬境遇，我们的耳畔也充斥着太多诸如“军旅长篇小说缺少精品力作”的低调表达。“人们好像对质量比较重视，其实，数量也很重要。文学史绝非只是一个由质量构成的集合，它同时又是一个由数量构成的连续的过程。对于文学艺术来说，没有单纯的质量，质量总是以数量为前提的。只有以数量作为背景，才能将所谓的质量凸现出来，而且数量与质量总是相对的和变动不居的。在一些接受者看来，一些作品可能是具有‘质量’的；相反，到了另一些接受者那里这些作

品却只能被视为‘数量’。正是这样的看似不可把握的变动不居造成了接收史的多样与丰富。从创作学的角度看，我们觉得应该把数量作为一个历时性的概念来考虑，而不应仅仅看作是一个共时性的概念。也就是说，应该把某一时段里的长篇生产作为一个内在的变化与演进来对待。数量无论怎么说都是一个积累，不能以简单的所谓‘精品’去否定其他数量的存在。”⑶我觉得这数十部军旅长篇小说在当今这样一个军队、军人、军事文学相继边缘化的时代里，在新世纪之初的短短几年间集体亮相，这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惊喜并为之振奋的文学现象。这种数量上的突破彰显了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作家们的创作实力和创造力，探索了军旅长篇小说文体创新的诸种可能性和新的生长点，拓展并深化了军旅长篇小说创作的题材空间，预示了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的发展方向和美好前景。

长久以来，军旅文学在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的双重作用下始终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自足的题材领域而存在着的。较之于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坛变动不居、纷繁复杂的盛大景观，军旅文学的生态环境相对僵化和封闭。较之于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流派纷呈、“追新逐后“的创作态势，军旅长篇小说突破传统、自我更新的步履显得异常蹒跚和沉重。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军旅长篇小说尽管开始显露出某种“突出重围”的气势，但是囿于作家队伍的散落、作品数量的不足，军旅长篇小说并未显示出别样的新质。然而，进入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呈现出开放性与求新求变的整体面貌，表现出自我转型与突破传统的整体态势。我欣喜地注意到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已然形成了一个开放性的场域，其题材内容、表达技巧、写作媒介、阅读人群都在急遽扩展，诸如“网络写作”、“跨文体写作”、“通俗化写作”、“个人化写作”、“关注底层”、“70 后”、“80 后”等等当今中国文坛上的新鲜现象都迅速在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创作领域中开花结果。开放性、广阔性和盛大性无疑是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的真实表征。随着影视传媒和大众阅读对长篇小说的剧烈同构，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正在摆脱“90 年代军旅长

篇小说”边缘化的历史境遇而趋于进入主流文坛的中心地带，从而迅速融入新世纪中国文学变革前行的整体大势之中。

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在艺术上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艺术的可能性和表现空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作家在其创作中表现出了相当强烈的对长篇小说文体和叙述技巧的群体自觉，这种自觉意识推动了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对传统现实主义写作方式的自我更新。长久以来，军旅长篇小说都难以摆脱故事讲述的模式化、人物塑造的脸谱化倾向，即便军旅长篇小说作家们凭借其强大的思想能力寻找到一个较为独特的视角，模式化的写作倾向也会将这种题材内容方面的新意消耗殆尽。回顾军旅长篇小说并不漫长的历史，在思想主题、故事内容、人物形象、叙事结构方面近似、雷同的作品不在少数，由此军旅长篇小说作家的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准相对低下就成为了许多评论家诟病军旅长篇小说艺术含量不足的理由。在我看来，军旅长篇小说作家确实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文学观念陈旧、文学思维僵化、缺乏文体自觉和技术意识、不讲究小说叙述和语言的问题。而“决定一个作家与另一个作家及一个时代小说与另一个时代的差别、判定小说艺术是否在向前发展进步的唯一依据就只能是‘叙述与语言’。所谓深度、力度，甚至主题、题材等毫无疑问是相对的，只有‘技术’才是绝对的”。⑷在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这里，我看到了小说的“技术含量”和“语言含量”的大幅度提高。“技术和语言”不再单纯附庸于小说主题和内容之下，而是具备了一种相对独立的形式感和美学内涵。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鉴于电视、网络和报纸等大众传媒对国家具有更加直接的形象包装和塑造作用，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明显有松绑的迹象。在此种背景下，军旅文学的政治语境也出现了弱化的趋势，集群性的写作冲锋开始瓦解，而商业语境的不断强化更加剧了军旅长篇小说作家队伍的离散。这种变化在一段时期内使得军旅文学不复 80 年代的辉煌和声威，并迅速滑落至中国文坛的边缘。然而正是这种集群性写作冲锋的瓦解，使得军旅长篇小说作家得以回归到文学创作的本真状态，按照各自的文学观念、生活积累和生命体验，在各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关注视野下寻找独特的个人视角。而且由于当代军营文化、军人生活在中国社会整体转型的大背景下正发生着新鲜而重大的变化，进入新世纪之后，军旅长篇小说作家开始以全新的“个人化写作”姿态介入对新世纪中国和新世纪军旅题材的文学想象。由于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整体空前的繁复盛大，及时的评论与学术研究既非常重要，又非常迫切。面对着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爆炸式”的繁荣与发展，本文意在对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所显示出来的若干新意进行理论描述，并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批评。

一、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的文体自觉和技术创新

中国当代军旅长篇小说与“现实主义”有着太多的联系与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建国后，“毛泽东同志提倡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⑸“两结合”理论强力影响、规约了建国后，特别是五六十年代的军旅长篇小说创作，并在其后相当长的时期里持续发挥着作用。进入新时期的军旅文学是以人道主义的张扬和现实主义的恢复为基本特征的。急切的表达和说教欲望使得“主题先行，思想大于形象”成为这一时期军旅文学的集体症候。陈旧的文学观念、传统的思维定式及审美心理积淀，在相当程度上弱化了军旅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力量与艺术感染力。进入90年代，“作家们力图遵循着现实主义文学严格地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表现生活的原则，以丰富、细腻的笔触表现生活中的各种形态，并不断地向着人物的心灵深处拓展；但是，过于强烈的‘主题意向’又使得作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意识到的思想内容生硬地灌注到作品中，而没有能够融会到艺术形象的塑造中”。⑹总体而言，军旅文学与现实主义的关系始终处于一种焦虑和紧张的状态。在军旅文学史尤其是军旅长篇小说创作领域里，现实主义成为了一个被数度改写并隐含了多种似是而非的文学观念的模糊概念，但“写真实”的原则与对现实生活的热情追求始终被军旅长篇小说写作奉为圭臬。现实主义在表现和再现历史的深广度上，揭示历史本质方面确实有着其他文学流派所不具备的优势，然而，随着时代和文学的发展，现实主义文学自身也要寻求更新换代。而此种

自我完善并不是简单的由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观念颠覆和消解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就能够完成的。我以为现实主义与其他文学思潮和流派之间本来就不是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作为艺术地关照并反映世界的方式，现实主义对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文学思潮并不具备天然的拒斥力，相反倒是有着相当程度的亲和性。而当代军旅文学，尤其是军旅长篇小说，之所以长期处于对现实主义的困惑与焦虑之中，我想其中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道”与“技”的疏离。艺术观念、艺术思维的僵化落后，技术素养的偏低和语言能力的欠缺束缚着军旅长篇小说作家，使得他们无法展开灵动的翅膀向现实主义的浩瀚天空飞翔。然而，在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中我惊喜地发现，随着现实主义和技术主义的双重祛魅，现实主义的“道”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技”正在发生自然的融合，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向我们展示了“兼技并道”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突出地表现为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作家对长篇小说文体的自觉和进行技术“创新”的努力。

“在西方文体学家看来，文体其实就是语言，文体的本质不过是一个表达方式的问题，也就是说一个人如何言说的问题。就长篇小说的文体而言，问题可能远非这么简单，在语言背后其实还隐藏着许多深层的艺术问题，作家的思维与艺术观念、时代的审美风尚等等都会对长篇小说的文体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文体绝不是一个平面的‘语言’问题，而是一个深邃、复杂、立体、多维的系统结构，它牵涉到小说的故事、情节、人物、结构、修辞、叙述、描写等几乎所有方面。”⑺作为一种重型文体，追求思想和意义的“深度”自然是军旅长篇小说题中应有之义。20 世纪 90 年代的军旅长篇小说作家已经主动而自觉地完成了思想主体从集体性的、阶级性的“大我”向个体性的“自我”的转化。作家们在作品中尽管依然表达着对社会、人生、历史……等生活形态的“史诗”性追求，但却更加注重寻求独特的视角对思想进行个人化的表述，进而“实现了从历史的‘判断性’向历史的‘体验性’、历史的‘事件性’向历史的‘过程性’，以及历史的‘抽象性’向历史的‘丰富性’

的转变。作家们没有采取整体性的宏大‘历史’视角，而是从微观的个人化‘视点’切入，以点写面，把历史改写成了零碎的、具体可感的人生片断与人生经验。这样，宏大的政治历史场景被处理成了具体的生命境遇与生存境遇，这既赋予了‘历史’以生命性，又感性地还原了历史的原生态”。(8)

项小米的《英雄无语》以孙女“我”的主观视角来追寻爷爷和奶奶各自的生命轨迹和情感历程，通过对爷爷、奶奶各自生活和内心隐秘的探寻营造了一段波澜壮阔、奇崛吊诡的历史；而通过“我”对历史材料的发掘、对爷爷、奶奶各自情感和人格的想象性重构，又勾勒出了一幅几近完整的、极富传奇色彩的红色革命历史。这种对历史的个人性、限制性、想象性的重构彻底颠覆了以往军旅长篇小说对革命历史客观性、全景性、确定性的叙事，显露出现实语境下新一代军旅长篇小说作家视野中，革命历史的奇幻瑰丽和变化莫测。《英雄无语》的故事结构极具形式美感，三条线索穿插并行：现实时空中，独居女人“我”和申建、乔纳围绕着对一首客家歌谣的考证而产生的情感纠葛；“我”对于家族史，对于爷爷、奶奶的悲欢离合的兴趣和追踪，发掘和叙述；“我”对客家文化的研究和阐释。现实时空中“我”的生活和感情经历与历史时空中爷爷奶奶的命运遭际形成了关照和同构关系，对爷爷、奶奶人生命运的想象性叙述因为融入了“我”的情绪和感情而显得鲜活而生动，爷爷、奶奶悲喜命运的逐步清晰也对“我”的现实生活和心灵世界构成了某种刺激和压抑。在历史和现实故事线索之间躁动不安的客家文化的阐释，则穿越了父辈们政治与意识形态的阻隔，在祖辈和孙辈之间架起了一座精神和文化弥合的桥梁。《英雄无语》各自独立的故事线索看似破碎，“我”的限制性视角看似单薄，但“我”与爷爷奶奶及“每”对话性关系的形成，极大地扩展了小说的时空容量，而历史与现实时空的平等叙事更使得小说的复调特性得以确立。作品没有设定一种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而是存在着多重交互作用的思想立场；作者并没有对爷爷进行简单的道德批判，而是将“我”与其他人物

一起置入真切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下，探索人性的丰富与驳杂，从而更加切近历史的本质和真实。

朱秀海的《音乐会》同样采取了微观性、个体性的主观视角展开叙事，通过现在进行时态下朝鲜孤女金英子的回忆，勾连出一段鲜为人知的富于传奇色彩的抗战历史。作者对战争场面的描摹，主要依靠小女孩个人化的心灵体验和象征性的病态感受（幻听症使金英子耳畔的枪炮声幻化为音乐会）来实现。“音乐会”这种极富象征意义的个人化想象成了主导战争叙事的推进要素，这无疑为军事长篇小说战争叙事强调模拟性和写实性的描摹策略开拓了新的可能性。这种浪漫主义色彩浓重的战争叙事，一方面强调了东北自然生活状态的诗性和美好，突出了金英子少女生命的青春和活力；另一方面则突出了战争的惨烈和日本侵略军人性的泯灭。音乐与战争这两种本不相容，甚至极端对立的事物，被作者借助少女视角和病态经验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为小说的战争叙事构筑了极其强烈的结构张力。《音乐会》中的战争描写是片断性的，历史讲述是个人化的，而这种主观视角偏偏又是幼稚而且病态的。作者显然无意进行历史的宏大叙事，无意为读者全面而准确地讲述一段抗战历史，作者正是要经由这种浪漫化、写意化的战争叙事，探索历史背景下不期然被卷入战争的弱小灵魂对战争与和平、对博爱与人性、对生存与死亡等等一系列终极问题的新鲜想象。

庞天舒的《白桦树小屋》在叙事视点的探索上走得更远。作家采用散文化的笔法进行了一次极为奇特的跨文体写作，通过对边防连的动物们加以拟人化、卡通化的夸张描摹，建构起了一个动物世界的整体视角。通过人与动物的对话和互动，营造了一个浪漫奇美的童话世界。作者通过描写动物们可爱、单纯、朴素的思维和行动，映衬并赞美了边防连战士们质朴却崇高的心灵。小说的故事极其纯粹、简单，作者并未对简单的故事作过多情节上的延展和深化，而是用散文化的语言营造了一个抒情写意的叙事空间，细腻地描绘出边防军人纯洁而又丰富的内心世界。将自然环境、动物世界和边防军人之间的和谐共处与互相包容编织进一个凄美苦涩的爱情故事，以展示人性的本真和

美好。庞天舒通过对轻薄短小的故事主体加以散文化、写意性的唯美叙述，探索了军事长篇小说以精神空间超越故事空间的可能性。

如果说90年代的军旅长篇小说始终深陷于题材与思想突围的泥淖之中的话，那么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则更关注形式与技巧的突破和创新，在上述作品中普遍出现了内容形式化，形式本体化的审美倾向。从上面对几部作品的简要分析中可以看出，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对叙事视角的选择不仅仅是功能性的，更重要的是独具匠心的叙事视角负载并拓展了作品的思想空间和精神空间。事实上，长篇小说的“空间是被琐碎的、具象的、实在的物象占据，还是被精神、灵魂、诗意、情感占据，将决定一部小说的艺术质地，决定小说的‘浓度与密度’，决定小说艺术的纯粹性”。(9)

传统的军旅长篇小说“一般都有一个‘加速度’的过程，故事、情节、人物等等常会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奔向小说的结尾，与此相对应，小说的结构也基本上是封闭的”(10)。然而，在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里我看到了一种新鲜而有趣的现象，即小说的速度出现了某种减缓的趋势。在《英雄无语》中我们可以看到意识流形式的大段心理活动描写，大段游离于主体情节之外的对客家方言的阐述，对梦境和灵魂的对话性书写，作者时不时跳出叙述，插入对某一事物的评论和解释，类似“元小说”一般将故事编织过程清晰地显示给读者，第一和第三人称、历史和现实时空间的自由转换。这些“现代化”叙事技巧的综合运用，使得《英雄无语》区别于传统军旅长篇小说的“线性叙事”。传统军旅长篇小说的情节“属于结局性情节，它的特点是有一个以结局为目的的基于因果关系之上的完整演变过程”。(11)而在类似《英雄无语》这样的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中情节则属于“展示性”的。从作家的审美追求来说，在长篇小说表演性、炫技性的审美趣味里，“加速度”的叙事传统正在逐渐失去其过去一统天下的主导地位。在《音乐会》中作者以采访记录的方式将金英子的回忆即主体故事情节人为地分割成若干章节，在其间插入采访记者马路的感受日记和给局长的报告等非叙

述文字，而在金英子的回忆过程中也会经常插入作者的提问和与金英子的简短对话，这种故事结构方式大大延缓了叙事的速度。

在传统军旅长篇小说中，语言只是一种表情达意的工具而已；而在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中，语言无疑已经成为了一种基本的叙事策略。在《英雄无语》和《音乐会》中，语言的狂欢和膨胀不仅延缓了小说的推进速度，大量附加性、修饰性的语词也使得小说语言获得了独立的审美个性。叙述性语言、描写性语言、抒情性语言、评论性语言、说明性语言、对话性语言等等不同功能性语言的杂糅带给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崭新的面貌。与之相类似，随着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作家对文体认识的进一步深化，“跨文体写作”的趋势和文本也应运而生。上面重点分析的几部作品和军旅女作家的创作都显示出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进行“跨文体写作”的可能。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作家可以“广泛、自由地运用小说的描写与叙述、散文的铺陈、诗的直觉理性与穿透力、批评的分析……一切文学创作、批评的技巧与法则，乃至种种非文学话语的因素”⑿进行长篇小说文本写作。“跨文体写作”必将给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带来革命性的影响，并预示着未来的发展方向。

单纯地讲述一个好看完整的故事已经不再是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作家唯一的追求，“减速运行”的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恰恰让我们看到了作家的耐心，语言的耐力，看到了艺术的丰富和复杂。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在传统现实主义的基础之上添加了颇具现代性的写作技巧，将现实主义与现代、后现代主义的各自优长进行了有效整合，探索了长篇小说文体的多种可能性。而故意暴露小说文本写作过程，将叙述与故事完全地融合，并通过现代叙事技巧迟滞小说情节的“加速度”效应，以期最大限度地扩展小说的精神和想象性空间，在故事之外赋予作品更深刻的思想和意义内涵，则彰显了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作家进行文体和技术创新的努力。

二、个人化写作与题材的急遽扩展

回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军旅文学史，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化写作从未真正存在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